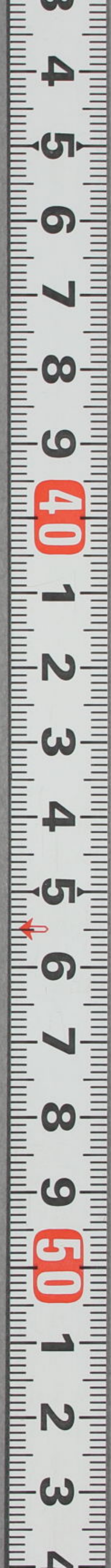


1 4
1555
68



1933
88

鐵圍

山叢談

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吳氏步齋藏
百衲居士

卷

門 14
號 1555
卷 68

鐵圍山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一日
請求

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雁里草堂鈔本開雕廣川
吳氏涉園張氏鈔本參校

百衲居士 蔡 條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
之五祀而五星聚於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
時太宗適為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別本竝有
也字張本
受命下核增之祥二字○凡吳本張本竝同此所以國
者例以別本繁之非於吳張外更有一本也
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既同乎漢祖而卜年宜過
於周歷矣

仁廟晚未得嗣天意頗無聊稍事燕游一日於後苑龍

翔池南作兩小亭東一亭曰迎曙未幾立皇姪為皇子而賜名適與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為英宗

神宗當宁已負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為睥睨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過者池沸輒止莫不駭異未幾延安即位是為哲宗

哲廟元符時鄧王薨祈嗣於秦州徐守真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即大書吉人二字上之一時莫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太上皇御名也

政和閒東宮頗不安其後日益甚魯公朝夕危懼保持

甚至宣和庚子有孫宗鑑者時為紫微舍人密語魯公

曰吳本密作私公毋慮昔哲廟惡百官班聯不肅而後臺吏

號知班者必贊言端笏立定又頃有八寶矣今復增而

九之且名之曰定命寶春宮蓋始封定王世次則九吳本

則作為則立定之語九寶之兆天其命之矣魯公頷之後

宗鑑之言果應別本果應並作信

政和閒太上諸皇子日長大宜就外第於是擇景龍門外地辟以建諸邸時鄆王有盛愛故宦者董賢主之視

諸王所居侈大為最適中為通衢東西列諸位則又其為一大門錫名曰蕃衍宅悉出貫意時愚甚懼吳本愚作議

蓋取詩之敘蕃衍盛大而下句則識者深疑之亦知其旨意之屬在鄆邸而已後及都城傾覆然第三位乃今

上果中興

張本云然第五位也無乃字

宣和歲乙巳冬十二月報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內禪時去歲盡不數日故事天子即位踰年即改元於是中書擬進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請號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講解而威德

暴天下故識者多疑以為靖康於字為十二月立康也

是後一年而中興

太上皇既北狩略不得中原音問

別本略竝作久

以宗社為念

久之一旦命皇族之從行者食御手親將調羹呼左右

俾出市茴香左右偶拾一黃紙以包茴香來

吳本拾一作持太

上就視之乃中興赦書也始知其事於是天意大喜又

謂夫茴香者回鄉也豈非天乎

吳本乎作意

於是從行者咸

拜舞稱慶其後雖八駿忘返然鸞輿竟還矣中興歲戊辰冬十有一月得之於韋侯訐者慈寧皇太后之猶子

也頃得罪高涼召還道過於此案宋史韋太后弟淵淵

者攷訊紹興中官至達川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德

郎與嶺外監當則許益訊字之誤諸本俱同姑仍之

副車弟案愧郊錄云副車蓋謂其弟嘗得太祖賜后詔

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云云未有回日

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案愧郊錄引

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於子案於子二字據愧郊錄增充節料問罪

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即昭憲杜太后也皇后

即孝明王皇后也嗚呼有以知聖祖不忘本者如此是

安得不興

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閒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侍

左右宦者別本侍必攜從二物吳本從以備不虞其一

玉拳一則鐵棒也玉拳真于闐玉大倍常人手拳紅錦

為組以繫之鐵棒者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

鐵桿棒也棒純鐵爾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別本

爪痕至今猶存恭惟神武得之艱難一至斯乎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輦下諸肆有為句

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為無賴者主人遜謝久不得解

即有數十百眾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句

者死別本刺並作刺且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
奏聞太宗大怒謂是猶習五季亂乃敢中都白晝殺人
即嚴索捕期在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
不勝其忿而殺之耳獄將其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
雖然第為朕更一覆母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
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太宗顧
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唯命即奉刀內鞘中因拂
裏而起八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仁宗聖度深遠臨事不懼當寶元康定之時西夏元昊

始叛而劉平敗死京師為兩血及報敗聞士喜曰天下
平安久故兵將不知戰今既切必自警宜少須之當有
人出矣後果勝而元昊請服土又曰國家竭力事西陲
累數年海內不無勞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盜發可詔天
下為預防也會山東有王倫者焱起轉鬪千餘里至淮
南郡縣既多預備故即得以殺捕矣

自秦漢以還時主能享國多歷年所者獨漢武帝在位
五十四載案別本並作五十五載攷武帝建元元年辛丑至後元二年甲午正五十四載與本作五十五載則是庚子即位始也今並存之然末年巫蠱事起成衛太子之禍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載唐明皇在位四十四載

案別本並作四

十五載攷元宗以延和元年壬子八月即位是年即改元先天至天寶十五載丙申幸蜀正四十五年似當以

別本為正是二君者亦終有侯景祿山之亂而我仁宗皇帝

在位四十二年始終若一烏乎休哉

案此條首可自字上別本並有又字

連上為一條

哲宗即位甫十歲於是宣仁高后垂簾而聽斷焉及

長未嘗有一言宣仁在宮中每語上曰彼大臣奏事乃

胸中且謂何柰無一語耶上但曰娘娘已處分俾臣道

何語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時又久已納后至是上

年十有九矣猶未復辟一旦宣仁病且甚尙時時出御

小殿及將大漸謂大臣曰太皇以久病懼不能自還為

之柰何大臣同辭而奏願供張大慶殿宣仁未及答上

於簾內忽出聖語曰自有故事大臣語塞既趨下退相

視曰我輩其獲罪乎翌日自上命軾簾

吳本無自字

出御前

殿召宰輔諭太皇太后服藥宜赦天下不數日宣仁登

仙上始親政焉上所以銜諸大臣者匪獨坐變更後數

數與臣僚論昔垂簾事曰朕只見醫藥魯公頃為愚道

之亦深歎哲廟之英睿也

頃有老內侍為愚道昭陵游幸後苑每獨置一茶牀列肴核以自酌有得一杯湯賜飲者時以為寵幸非常乃張貴妃而已後追諡溫成皇后也又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庫事能言偶得見泰陵時舊文簿注一行曰紹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教坊使丁仙現祇應有勞特賜銀錢一文烏乎累聖德類乃如此

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祐陵在藩時玩好不凡別本並云

嗜玩早不凡所事者惟筆斫丹青別本惟並作獨圖史射御而已當

紹聖元符閒年始十六七於是盛名聖譽吳本無於布是二字

在人閒識者已疑其當璧矣初與王晉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喜作文詞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作庭堅書體後自成一法也時亦就端邸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元瑜考畫學崔白書學薛稷而青出於藍者也後人不知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書學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

太上皇受命灼為天人蓋多有祥兆繇是善道家者流

事吳本無晚建上清寶錄宮延接方士一日簾前有劉

棟者上其所遇韓真人丹以獻天子其狀如蠟以手指

揭取而服之翌日則又生無窮也上曰汝師賜汝長年丹別本並無丹字而朕奪之非朕志也當簾前還之此與秦皇漢武異矣可謂盛德也哉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迺本朝后

妃間盛德之至者也吳本無閒字其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

為撚錢之戲而后一錢獨旋轉盤中別本獨字上並有轉字凡三

日迺止及晚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以

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頷之迺自語曰只此

日去只此日去別本並無復句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

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智之勞就是日則免於是以

二十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

必能達變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哉

神廟當宁慨然與大有為之志思欲問西北二境罪一

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

曹后迎笑曰汝被甲甚好別本並云汝甲甚稱好也雖然使汝至衣

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慈聖光獻曹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聖烈高后以嚴肅稱

在治平時英宗疾既瘳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口使親

近密以情鑄諭之官家即位已久今聖躬又痊平豈得

左右無一侍御者耶別本無一宣仁不樂曰奏知孃孃

新婦嫁十三團練爾別本新婦下即不會嫁他官家

時多傳於外朝

魯公在北門為承旨既草哲廟元符末命於是上從

端邸始即大位吳本無始字遂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

后命御藥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嗣君已長本不應垂

簾吳本垂簾下有聽政二字以皇帝聖孝宮中累日拜請吳本無宮中二字

泣涕不已今姑循聖意纔竣國事稍定即當還政必不

敢上同章憲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后終身稱制卿可依

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魯公既唯命即書所被旨載

諸學士院及家集是後群同聽斷會不半歲吳本永泰

靈駕猶未發引即還就東朝之養矣外廷或壽張且不

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

國朝禁中稱乘輿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謂至尊為官

家謂后為聖人嬪妃為孃子至謂母后亦同臣庶家曰

孃娘又呼掌書命者別本者並作之首二字曰內侍省次直筆內

官之貴者則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親近供奉者也

御侍頂龍兒特髻衣襜小殿直阜軟巾裏頭紫義襴窄衫金東帶而作男子拜迺有都知押班上名長行之號唐陸宣公勝子集諫令渾瑊訪裏頭內人者是也知其來舊矣

天子之制六璽元豐間得玉矣行製而未就吳本無矣字行字

至大觀時始成之然但繆篆也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又其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是二者祐陵又自倣為之悉魚蟲篆也號傳國璽曰受命寶九字璽曰鎮國寶合天子之制六璽是為八寶

別本未立迺於大觀戊子正月元會日受之因大赦天

有者字下本朝禮樂於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備及後政和未又新作一璽上曰八寶者國家之神器今再創璽迺我受命者也因詔于闐國上美玉焉久而得之為璽九寸而魚蟲篆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詔號定命寶是歲戊戌元會於人慶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寶也迺詔于闐國上美玉一日倣赴朝請在殿閣侍班王內相安中因言近于闐國上表命譯者釋之將為荅詔其表大有權也吳本權也作可笑同班諸

公喜皆追詢曰甚願聞之王內相因誦曰日出東方赫

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中條貫主阿舅黑汗王別本黑汗

並作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

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那玉自家瞭是用心只被

難得似你那赤寸底我已令人尋討如是得似你那赤

寸底我便送去也於是一坐為哈吳本哈作笑張本作共吾因曰

裕陵實錄已載于闐國表文大略同此特文勝者吳本特下

有少字疑經史官手潤色故爾眾迺默然其後遂以玉來

上長徑二赤色踰截肪誠昔未有也遂製定命寶歲餘

玉人始告成精巧視古無別矣寶與檢皆大九寸盤螭

為紐魚蟲篆文凡十有六字於是定命寶合八寶通號

九寶下詔以為乾元用九之義云

元圭者古鎮圭也溫潤異常又其色內赤外翠非世所

有固無足疑圭上銳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後世禮

圖為圭之太銳也兩旁刻出十二山正若古山尊制度

亦非若先儒所繪鎮圭迺於圭上刻山者也凡制作精

妙又非若秦漢器玉所能及上則皆雲雷之文下平無

文而中一竅大足容指其長赤有二寸正合周赤彷彿同

晉赤蓋晉得舜廟玉赤是以知同古赤也有制古元圭
議行於世誠不誣已元圭傳迺丁晉公家物流落出常
賣檐上土人王提舉敏文者以千七白金售得之與宦
者譚稹稹得而上之時政和二年也上以付魯公曰或
謂此物古元圭試為朕驗之魯公機務繁又付之外兄
徐若谷謂吾曰元圭之制何可考得非雷楔耶然玉誠
異常矣因置諸櫝中略不省一日吾與若谷讀禮記見
王制言王執鎮圭釋謂旁刻十二山吾即謂案元本及
別本吾即
謂下俱有于制無王執若谷別本元圭者旁有山政
鎮圭語八字疑是衍文

若古器所謂山尊同盍驗之乎若谷笑去吳本云若谷
笑而起自去

張本云若就櫝取圭出如吾語其數之果十有二刻始

相與駭因試以義推之則固不合若谷又白伯氏句取

太常歷代赤度石刻來吳本句作乞別本
太常下並有寺字則又合矣吾

與若谷大喜以白魯公因以具奏昔元圭議中魯公第

一劄子是也但有一竅初忽之且謂豈非後人不知而

穿之作響板耶及付外庭議禮官又引天子圭中必釋

謂以組約其中央備失墜者若谷與吾甚愧弗思獨是

不滿也上得此喜迺命宣示百官則禮臣錦薦色組纒

藉十襲備極於崇奉遂以是歲冬至御大慶殿受圭因
又降詔歸美神考哲宗用告成功上親加上兩朝徽號
令告廟焉時詔議元圭官竝加秩而若谷每笑謂吾曰
我二人其介之推乎

元圭既出時晉陽上一石

雁里草堂本晉陽下有山字疑衍文張本云晉州上一石

亦似誤今從吳本

有字曰堯天正石綠色方可三赤餘字當中

咸大如掌其畫端楷政若人以手指畫之者堯字獨居
右而天正兩字綴行於左朝廷驗之於都堂差官監視
命工磨礱焉既去石三分而字愈明乃於堯字下又出

一瑞字益曰天正堯瑞若是則四字相對布置始勻正
矣瑞字其畫獨淺永與三者配則不敢更加礱於是內
外咸喜謂晉陽堯都方元圭出適有此瑞信天意也

政和初內中降出大白玉璧一赤玉璧一

案赤玉璧後再見別本竝

作赤玉器三見則雁里本亦作器以文義攷之似當以器為正今姑仍之俾魯公考驗白璧

大盈赤鏤文甚美而璧羨外復起飛雲行龍焉赤玉璧

別本璧竝作器

則長幾二赤兩首如柁刀頭中間為古文殊極

精巧玉色則異甚誠雞冠之不足擬也當時諸儒謂璧
羨雲龍者乃周公植璧之璧也赤玉器則顧命所謂陳

寶赤刀之寶也吾竊笑諸君之傳會吳本笑作疑且龍雲在

上若植之寧不倒置矣豈非亦漢璧璫之屬乎至於赤

刀寶制作非三代之器無疑玉色又如此為希世之

珍謂之赤刀若得之焉其後於延福宮又得見一赤刀

同禹所錫元圭漢軹道所得傳國璽唐太宗之受命璽

暨諸器列於殿中為盛世之美瑞唐太宗璽乃虞世南

真書字玉色不大佳璽不方而長其文曰受天景命有

德者昌

崇寧甲申議作九鼎有司即南郊為治用中夜時上為

致肅不寐至是於寢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寢已

仿四鼓矣別本仿竝作傍忽有神光達禁中政燭福寧殿紅赤

異常吳本非常宮殿於是盡明如晝別本竝無於是二字殆暝始熄

鼎一鑄而成迺取佑神觀旁地立九成宮隨其方為室

成九室以奠鼎命魯公為奉安禮儀使又方其講事也

輒有羣鶴幾數千萬別本幾數竝作數幾飛其上蔽空不散翌日

上幸之而羣鶴以千餘又來雲為變色五彩光豔上亦

隨方入其室焚香為再拜從臣皆陪祀於下先是方士

魏漢津議別本竝云獻議其制各取九州之水上常內鼎中及

上行禮至北方之寶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數寸水又素貯鼎中未始有罅隙不當及上焚香時泄漏漏乃旋止故上深訝焉魯公為不樂於是劉炳進曰鼎之水土皆取於九州之地中獨寶鼎者取其水上於雄州白溝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豈此乎故當時尤以為神然厥後終以北方而致亂矣又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建言徙九鼎入於大內作一閣而藏之時魯公為定鼎使及帝嘗者行張本者作借亦有飛鶴之祥雲氣如畫卦之象帝鼎後改曰隆鼎既甚大以萬眾曳之

然行覺不大用力其去疾速時人皆異之

政和初中國勢隆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萬本蘄黃間至有論一鋪在二十五里徧野而出汝海諸近縣山石皆變瑪瑙動于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谿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垂簾之際患熙

豐元祐之臣爲黨故曰建中靖國實兄弟爲繼故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則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崇寧至五年正月彗出迺改明年爲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爲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援漢武故事謂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爲得天之紀而漢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歲迺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

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朝年號蓋北先有重熙年號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爲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人又謂一家有二日爲不祥及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欲易之獨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內禪云大抵名年旣不應襲用前代又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爲難合

而古人已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時事年號天聖爲二人聖明道爲日月故後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十數義或出於宦官女子之常談爾

國朝故事諸王儀物眠宰相張青絹繖畫繡鞍韉以親事官呵哄而已政和三年春二月上出西郊幸普安寺奠昭懷劉太后百官陪位上諡冊罷還惕於瓊林苑御寶津樓上垂簾百官歸或不知皆騎從大道繇樓下過

燕越二王亦同塗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上訝之因申嚴其分迺賜二王三接青羅繖七紫羅大掌扇二金鈿花鞍若茶燎水罐凡儀物皆用塗金加異錦爲鞍馬以壯維城之固是後遂爲故事蓋自政和三年始又故事諸王不施狨坐宣和末亦賜之

國朝帝女封號皆沿習漢唐初封則有美號稱公主出降則封某國公主兄弟又封某國長公主姑又封某國大長公主祖姑則封兩國大長公主而皇族則稱某郡主某縣主熙豐閒嘗議以乖義理然終不克改作政和

三年上又惡其不典

吳本無又字

或欲追述號公主為帝嬴

郡縣主宜為宗嬴迺合於前代矣上曰此議雖近古特

不合時宜因諭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亦以為婦人之

美稱蓋不獨為姓也在我而已魯公於榻前忽力爭上

愕然詢其所以魯公謂臣迺姬姓也懼有嫌使小人得

以議爾上笑而不從迺降手詔引熙寧欲釐革

雁里本作欲釐

正章似誤今從別本

而有司不克奉承以至今日周稱王姬見於

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

封臣可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其稱

大長者可竝依舊為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

雁里本二作三

似誤今從別本

易其國號內兩國者以四字於是魯公退而具

書於時政記當是時執政者皆歎息魯公傷弓故慮患

之深也是後因又改郡縣君號為七等郡君者為淑人

碩人令人恭人縣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

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猶存

唐有宏文集賢史館

吳本作集賢宏文

皆圖冊之府本朝草昧

至熙寧始大備迺直左昇龍門建祕書省聚書養賢其

閒并三者皆在故號三館祕閣以盛大一時目之為木

天也中更天聖火後再立吳本後作復視舊亦甚偉而祕書

省之西切近大慶殿吳本近作鄰故於殿廊闢角門子以相

通遇乘輿出必繇正寢而前則祕書省官自角門子八

而班於大慶殿下別本入而二字倒轉迓車駕起居及還內亦如

之可謂清切矣以是諸學士多得繇角門子至大慶殿

納涼於殿東偏世傳仁祖一日行從大慶殿望見有醉

人臥於殿陛閒者左右亟將呵遣詢之曰石學士也迺

石曼卿仁廟遽止之避從旁過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

旨徙祕書省出於外在宣德門之東亦古東觀類云別案

本政和五年云云別起連後祕書省自政和末云云至游戲翰墨也為一條

祕書省自政和末既徙於東觀之下宣和中始告落成

士因踵故事為幸之御手親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軸以

賜三館語羣臣曰世但謂藝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弗知

天縱聖學筆札之如是也今付祕閣永以為寶於是大

臣近侍因得瞻拜太祖書札有類顏字多帶晚唐氣味

時時作數行經子語又閒有小詩三四章皆雄偉豪傑

動人耳目別本動上並有駭字宛見萬乘氣度往往跋云鐵衣士

書似仄微時游戲翰墨也時因又賜閣下以小李將軍

唐明皇幸蜀圖一橫軸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竊謂
御府名丹青若顧陸曹展而下不翅數十百今忽出此
何不祥耶古人之於朝覲會同得觀其容儀而知其休
咎則是舉也厥有兆矣邈在炎陬而北望黃雲書此疾
首
天下曹務罔不張設條如祕書省號三館祕閣實育才
也獨不以吏事責故許置某局然大內前後殿諸班衛
士宿直寓舍迺亦得之蓋祕書省本優賢俊宿衛士則
慮其終日端閒俾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深旨

祖宗時朝班燕會多襲用唐制樞密使迺宦官爲之也
別本宦
竝作者其位敘甚卑故遇大燕則親王一人伴食於客
省又燕設則親王宗室率不坐以用倡故也國朝樞密
使乃儒士爲之實股肱大臣至神廟時謂用倡則君臣
亦不合禮始改爲女童隊小兒隊於是樞密使親王宗
室皆得列坐而與燕會矣

閣門官者有東上西上閣門使號橫行班後改左右武
大夫然任上閣之職者則自稱知東上閣門知西上閣
門事又舊有通事舍人主贊唱別本竝
作唱後改宣贊舍人

而閣門宣赦書白麻舊制則皆為吟哦之聲政和開詔
除去但直道勿吟焉至今遵用之

漢魏以來警夜之制不過五鼓蓋冬夏自酉戌至寅卯
斗杓之建盈縮終不遇五辰故言甲夜至戊夜或言五
更而已然日入之後未至甲夜則又謂之昏刻至五更
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謂之夜漏不盡刻國朝文德
殿鍾鼓院於夜漏不盡刻既天未曉則但搥鼓六通而
無更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頃張本頃下
竝有於字
政和戊戌未得罪時曾侍祠於宣和殿祠雁里
本誤伺深嚴之

禁嘗備聞之

上元張燈天下止三日

別本此
作三夕

都邑舊亦然後都邑獨

五夜相傳謂吳越錢王來朝進錢若干買此兩夜因為
故事非也蓋乾德閒蜀孟氏初降正當五年之春正月

太祖以年豐時平使士民縱樂詔開封增兩夜自是始

別本自是下
竝有而字

開寶末吳越國王始來朝

國朝上元節燒燈盛於前代為綵山峻極而對峙於端
門綵山故隸開封府儀曹及儀鸞司其主之崇寧後有
殿中省因又移隸殿中與天府同治焉大觀元年宋喬

年尹開封迺於綵山中開高揭大榜金字書曰大觀與民同樂萬壽綵山自是為故事隨年號而揭之蓋自宋尹始

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

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乃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

除拜但廟堂會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吳本作草

誤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山宣押當

直學士院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

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

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九重

至密別本重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

也及晬歲雖倦萬幾然命相每猶自擇日別本每字並

在宣和殿親札其姓名於小幅紙緘封垂於玉柱斧子

上俾小璫持之導駕於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

始啓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與唐人金甌覆之何

異

掖庭宮嬪吳本掖庭上有國朝字歲給帛多色綵爾遇支賜俸稍

絹應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閒有一端為紅生絹蓋

忌其純白故也此亦國朝太平一故事

國朝燕集賜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遼人使在

庭則內用絹帛別本並作白花蓋示之以禮儉且祖宗舊程

也春秋二燕則用羅帛花為甚美麗至凡大禮後恭謝

上元節游春或幸金明池瓊花從臣皆扈蹕而隨車駕

有小燕謂之對御凡對御則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珍麗

矣別本藿並作巧又賜臣寮燕花率從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

數至滴粉縷金花為最則倍於常所頒此盛朝之故事

云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

御馬親巡大內諸司務在奉宸庫中得古龍涎香元本誤古

親延事申今又大內後別本大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

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

外官一員其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

野葛胡蔓皆與鴆迺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

親筆為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支遣

此皆前代殺不庭之臣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

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

於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焉烏乎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國朝肆肯故事三省樞筦諸房吏別本筦分陳其應行

事件諸官長麤以為常則宰輔於是共議於都堂而可

否之事目已定始將上進御乃入熟降付翰林學士院

命詞而宣付於外焉其約束之辭大致悉吏文也獨大

觀戊子元日受八寶大赦如罷重法分宗室陞班行省

刑名別本省寬黨錮凡數十事以事體既重方賴朝廷

彰明其制不如吏文時多出魯公之手故獨為國朝之

盛舉吳本舉

唐制北門學士在內朝樞密使班雁里本朝下遇天子

壽節學士待制自從樞密院先啓建道場罷散花宴別

罷散土並有及壽節日則宰臣預命直省官具帖子請

學士待制赴尚書省錫宴齋筵故中外文武百寮罔有

不隸尚書省班屬御史臺者獨學士待制不隸外省班

自雁里本朝作翰尚書閣門號稱內朝官似誤今從吳本又曰西班牙官雁

本西作兩似則儒者清貴其為世之榮如此始熙陵時

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承旨蘇易簡及泰陵

時別本時魯公亦為承旨以其下一字犯厚陵御諱因

奏請第摹玉堂二字榜於翰苑之正廳別本廳且為儒

林之榮制曰可於是錫上牌燕近臣館閣畢集天子寵

賚非常有踰故事為一時之光華云

魯公為北門承旨時翰苑俾獨員當元符末命召入內

東門草哲廟遺制既未發喪事在祕密獨學士與宰執

而已於是知樞密使曾布捧研以度魯公左丞叔父文

正公為磨墨宰臣章惇手自供筆而授公焉魯公後每

曰始覺儒臣之貴也

祕書省歲曝書則有會號曰曝書會侍從皆集以爵為

位敘吳本無元豐中魯公為中書舍人叔父文正公為

給事中時青瑣班紫微上文正公謂館閣曝書會非朝

廷燕設也願以兄弟為次遂坐魯公下是後成故事世

以為榮

國朝儀制天子御前殿則羣臣皆立奏事雖丞相亦然

後殿曰延和曰迺英二小殿迺有賜坐儀既坐則宜茶

又賜湯此客禮也延和之賜坐而茶湯者遇拜相正衙

會百官宣制才罷則其人親抱白麻見天子於延和告

免禮畢召丞相升殿是也迺英之賜坐而茶湯者講筵
官春秋入侍見天子坐而賜茶迺讀讀而後講講罷又
贊賜湯是也他皆不可得矣

樞密院故事樞密使在院延見賓客領武臣詞訟必以

親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天鉞方赤二於領事案上句似有誤

別本並云仍置大鉞方赤二於領事案上蓋國初武臣皆百戰猛士至密院

多有所是非干請故為之防微

宣和四年既開北邊度支異常於是內外大墮上心不

樂時王丞相既患失遂用一老胥謀始為免夫之制均

之天下免夫者謂燕山之役天下應出夫調今但令出

免夫錢而已御筆一行魯公為之垂涕一日為上言曰

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聖仁惠養元元澤及四

海矧前日之政但取地寶吳本地作他走商賈未嘗及農畝

吳本畝作甸今大臣於窮百姓口中斂飯碗以取州錢雁里本州

作用似誤今從別本地弗取別本並有也字上心亦悔別本並無心字亟

令改作聖旨行下然無益矣吳本益作及自是作俑故動敷

田畝因習以為常不但祖宗朝蓋崇觀政和之所無者

是時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餘萬緡朝廷椿以備

緩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餘六百萬緡爾外二千二百餘萬緡有司奏不知下落此黼密以奉宴私者蓋自啓北征則省中初立一房號經撫房及告功吳本云及敵告急黼遽奏請凡經撫房文籍盡取焚之故不得而稽攷也

國朝之制沿襲五季始時武臣皆不喪其父母至仁廟迺詔崇班以上持喪供奉官以下不持喪政和初方講太平故事且亦順人情乃詔供奉官以下願持喪者聽當是時雅愜衆心小使臣往往喪其父母者多矣不二十年世變風移今固睹不願持喪者

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百衲居士 蔡 條

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講之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於是

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畢當命字別本

宮字下立有建字儀典甚盛是日方樂作行事而日為之重輪

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

繇是而後天子諸子咸冠於外庭蓋自淵聖始

樂曲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合變徵

爲之此七均也吳本無此字張本云謂之七均也變徵或云殆始於周

別本並如戰國時燕太子丹遣慶軻於易水之上作變

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韻也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

十仄之屬此韻也律呂陰陽旋相爲宮則凡八十有四

是爲八十四調然自魏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之

均韻矣孟軻氏亦言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

招是也疑春秋時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初作之哉

別本並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者傳於今實黃鍾之

宮夫黃鍾之宮調是爲黃鍾宮之均韻可爾奏之乃么

用中呂雁里本么視黃鍾則爲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獨

於黃鍾宮調開用中呂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已及政

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一均韻亦不可得有獨以黃鍾

宮調均韻中爲曲而但以林鍾律卒之是黃鍾視林鍾

爲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鍾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鍾以

林鍾爲徵之均韻也雁里本備此猶多方以求之稍近

于理自餘凡謂之徵角調是又在二者外甚謬悠矣然

二調之均韻幾于載竟不能得徵角其終云句似有古

之樂備八音八音謂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上則陶也後

世率不能全其克諧至政和詔加討論焉乃作徵招角
招而補八音所闕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則加匏而
爲笙陶乃損也遂填虎皆入用而石則以玉或石爲響
配故鐵方響普奏之亦甚韶美謂之燕樂部八音蓋自
政和始案此條判詞作慶朝與他卷判公作舒公一
例條蓋避京嫌名也別本並改判輒非是
玉輅始作自唐高宗懿高宗武后明皇及聖朝真宗皇
帝凡三至岱宗一至松高然行道搖頓仁廟晚患之詔
輒爲一輅及告成因幸開寶寺垂簾於寺門命有司按
行於通衢親視之焉新輅既先次引舊輅而舊輅輒有

聲如牛鳴不肖前衆力挽之堅不動而止仁廟未幾登

遐終不克御前新輅也

別本終
並作而

其後神祖苦風眩每郊

祀益惡舊輅之不安又詔別制之乃更攷古制加以嚴
飾甚美新輅既就天子未及御元豐八年之元日適大
朝會有司宿供張設輿輅儀物於大慶殿下新輅在焉
遲明撤去幙屋壞遂毀玉輅爲之碎因殺傷儀鸞司士
數十人未幾神祖復登遐是後有司乃不敢易但進舊
輅以奉至尊靖康中議者將持玉輅以遺金人然地遠
不得聞厥詳舊輅之能神否也獨書其所聞者

玉輅者迺商人之大輅古所謂黃屋左纛是也色本尚黃蓋自隋暨唐譌而為青疑以謂玉色為青蒼此因循繆爾政和閒禮制局議改尚黃而上曰朕乘此輅郊而天真為之見時青色也不可易以黃迺仍舊貫有司遂不敢更而玉輅尚青至今譌也

國朝故事天子誕節則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拜舞稱慶宰相獨登殿捧觴上天子萬壽禮畢賜百官茶湯罷於是天子還內則宰臣夫人在內亦率執政夫人以班福寧殿下拜而稱賀宰臣夫人獨登殿捧觴上

天子萬壽仍以紅羅綃金鬚帕繫天子臂退復再拜遂

燕坐於殿廊之左此儒臣之至榮

國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下皆著石位

吳本云故庭中

皆有定位張本云

日日引班別本並作日月引班

則各有行綴首

尾而趨就石位

吳本無石字張本石作其

既謁罷必直身立俟本班

之班首先行因以次迤邐而去謂之卷班常朝官者皆將相近臣與執事者而已故儀矩便習脫在外侍從嘗為守帥因事過闕還朝若帶學士待制職名則便當入綴本班然帥守在外帥守別本以尊大自慣乍入行綴

又況清禁嚴肅卒多周章失次故在內從臣共指目之
每日此下土官人又來也

大觀初魯公進師臣及後又第邊功賞無官可遷時嘗
平意嚮有魚水之懽遂以玉帶錫之其錫乃排方玉帶
也排方玉帶近乘輿所御於是魯公惶懼力辭不能得
因誦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謂唐人有此
遂奏請改制為方圍帶而佩金魚焉不惟不敢近乘輿
且諸親王佩玉魚亦有閒別本並上始可之繇是悉為
故事諸王佩玉魚乃裕陵朝所創裕陵別本並作祐陵

政和閒魯公以師臣為建明堂使既考成因進呈面奏

曰臣已位極人臣矣矧罔功詎宜賞也第羣下之勞日

覬覦吳本云日不可用臣故絕其望願降旨除臣外竝

次第推恩上曰明堂古盛典繇祖宗來暨神考究論弗

及成今賴卿力俾朕獲繼先志況為之使而澤不浹豈

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哉卿其毋辭而魯公懇請不已上

不得已於公吳本無於始可之張本始乃自召公輔其

議所以賞魯公者吳本賞即加陳魯兩國公苦辭且謂

若祖宗以來有是故事臣亦拜受受字據張今既叛作

金國口實卷之二
苟受之卽他日賞臣將何以為禮第獨有王爵爾此決
不可是聖恩之隆異適所以禍臣且臣行年七十願留
以為贈也上察公之誠嘉嘆不已曰卿既如此容朕做
禮數盡於是三辭恩數批荅迺親筆褒諭天語甚美而
始俞焉兩國既許罷封上因賜魯公以三接青羅繖塗
金從物塗金鞍異錦鞵馬前圍子二百人大略皆親王
禮儀吳本略獨無行扇爾魯公乃拜賜圍子者凡朝請
使但止於皇城門外蓋懼小人之疑謗時多公之得體
也至於兩國之封魯公謂所以榮先則不敢辭於是三

代暨小君皆蒙兩國之贈今遂為故事

崇政殿說書祖宗時有之崇寧中初除二人皆以隱逸
起蔡寶者以嫡子能讓其官與庶兄而不出用其學行
脩飭召呂攽者亦以高節文學有盛名隱居弗仕數召
不起始起仍遂其性迺詔以方士服隨班朝謁入侍經
筵焉亦熙朝之盛舉也

大觀政和之閒天下大治四夷嚮風廣州泉南請建番

學張本云廣南

請建番學高麗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謀養有成於

是天子召而廷試焉上因策之以洪範之義用武王訪

箕子故事高麗蓋箕子國也一時稽古之盛蹈越漢唐
矣昔我先人魯公遭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區
區其閒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張本云甚偉麗
而驟得進用大觀中有趙企企道者以長短句顯如曰
滿懷離恨付與落花啼鳥人多稱道之遂用為顯官俾
以應制會南丹納土企道之詞曰聞道南丹風土美流
出濺濺五溪水威儀盡識漢君臣衣冠已變番子凱
歌還懽聲載路一曲春風裏不日萬年觴雁里本不日
別本猺人北面朝天子而魯公深嘉之然趙雅不樂以詞

出進公後不取焉

句不解或足公復不取焉別本取作敢九誤

政和初有江

漢朝宗者亦有聲獻魯公詞曰昇平無際慶八載相業
君臣魚水鎮撫風稜調燮精神合是聖朝房魏鳳山政
好還被畫轂朱輪催起披錦轡映玉帶金魚都人爭指
丹陛常注意追念裕陵元佐今無幾繡袞香濃混槐風
細榮耀滿門朱紫四方具瞻師表盡道一夔足矣運化
筆又管領年年烘春桃李時兩學盛謳播諸海內魯公
喜為將上進呈張本無命之以官為大晟府製撰使遇
祥瑞時時作為歌曲焉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韓師朴丞

相中秋坐上作聽琵琶詞爲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
鎖春風悄無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八大晟亦爲製撰
時燕樂初成八音皆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
壽香明二者音調極韶美次膺作一詞曰晴景初升風
細細雲疎天淡如洗檻外鳳凰雙闕蕊蕊佳氣朝罷香
烟滿裏近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
清此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大晟奏功
六樂初調角徵合殿春風乍轉萬花覆于宮盡醉內家
別救重開宴未央宮裏時天下無間邇遐小大雖偉男

畧女皆爭氣唱之是時海宇晏清四夷嚮風屈膝請命
天氣亦氤氳異常朝野無事日惟講禮樂慶祥瑞可謂
昇平極盛之際其後上心弗戒羣瑋用事自建儲後君
臣多閒伯氏因背馳而大生異吾遂得罪幾死於是魯
公束手有明哲之歎矣蓋自七十歲至八十徒旦夜流
涕不已相繼開邊小人爲政以致顛覆惜哉可爲痛心
吾猶記歌次膺之詞時政太平追歎爲好時節也故書
其始末以示後世云

案蔡攸嘗白徽宗請殺係不許僅削其官此云得罪幾死即此時也

大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召試祕書省出六論題於九經

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爲目而六論者以五通
爲過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異則不
能爲之也頃聞夏英公就試過適天大風吹試卷去不
得所在因令重作亦得過是乃造物者故顯其記識華
邁之敏妙爾蓋六論猶足世獨以不記出處爲苦昔東
坡公同其季子由八省草試而坡不得一方對案長歎
且目子由子由解意把筆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寤
乃管子注也又二公將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一有
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

也繇是二人果皆中噫久不獲見先達如此人物也
國朝科制恩榜號特奏名本錄潦倒於場屋以一命之
服而收天下士心爾亦時得遺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
遠而罕砥礪者又凡在中末之敘得一文學助教之目
而已或應出仕蓋止許一任異時有援例力訴諸魯公
句更一任魯公笑而謂之曰一任汝矣世至一遂以爲
口實也

國家初沿習五季別本習作革非故綱紐未大備而人患因循
至熙寧制度始張於是凡百以法令從事矣元豐時又

置一司敕令所蓋欲凡一司局務咸稱一司局務之條
式也別本咸稱吾嘗白魯公切謂為治恐勿在是然自
熙豐迄今大抵八九十年而一司敕令終未成

政和甲午有告人殺其父天府獄具矣祐陵與魯公深
恥之不欲泄第命於獄賜盡焉當是時號治平萬國和
洽君相日憂勤以政化為念如此及後七八歲忽有老
父來府言我出外久聞有人妄訴我子之殺其父者今
不見我子何往懼有司之枉殺我子也果若何於是天
府大窘時魯公頓以退閒而尹屬背屢易而乾坤時寢

入醉鄉矣遂厘得不治信乎獄訟之不可不慎者故著
之

古號百子帳者北之穹廬也今俗謂之氈帳吳本氈神

廟時慨然有志於四方思欲平二國乃詔新作百子帳
將頒諸輔臣未就而秦陵繼之又弗及賜至太上崇寧
閒工人告落成於是魯公泊執政官始皆拜賜其制度
之華盛為本朝之一故事矣

汾晉之俗悍而悖當五代國初時號難攻取昔太祖皇
帝親征道過紫巖寺乃焚香自誓不殺一人晉人聞之

於是堅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戮一人久之以盛夏諸軍
多泄疾遂班師後人或罪誓言之露機且不寤太祖所
以降下太原矣又汾晉所恃而為吾患者北援也當是
時驟得繼筠之捷因逐北班師之際遂盡徙忻代之民
於內地六百里一無人烟蓋使北六軍來則無餉單師
至必敗是太祖又已得太原烏在舉旌與刃而後言擊
滅之哉其後太宗繼伐因一舉圍破而天下始大一統
矣

開寶初車駕親征偽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屬盛夏藝

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自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進

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至別本石不避也

水浸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且焚其譙門幾

陷會班師焉其後北人有使於偽漢者見水退而城始

大圯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則

無太原矣人多其言別本多下

真廟時此之役與敵講解後命輔弼各具上其備禦

策上曰朕求大臣計議別本大臣因自為之畫付卿等

可面授諸將也大致以真定為本敵若犯河閒則中山

策應保塞安肅擣虛而深入若犯中山則河閒策應保
塞安肅亦擣虛而深入若犯真定中山策應河閒保塞
安肅悉擣其虛分道而深入真定大軍勿輕動敵果送
死南來直犯大名則河閒中山皆擣其虛而真定大軍
始徐躡其後大名挫其銳然後真定大軍悉力要擊之
此真廟之親為圖者甚悉又神廟朝益脩武備邊防雖
糗糒畢具歲必命中使就三帥監出乾糒新舊以相易
且曝之焉顧他器仗又可知矣嗚呼累朝規模宏遠皆
若是也又後金人寒盟所謂大臣者皆阿諛後進而握

兵柄主國論議者又多宦人略不知前朝區處用心貽
厥之謀但茫然失措束手待斃遂終誤國家大計可傷
也

西羌唃氏久盜有古涼州地號青唐傳子董氈死其子

弱羣下爭強遂大患邊一曰人多零丁一曰青宜結鬼

章案東都事略呂公著傳作鬼章青宜結而人多零丁最黠鬼章其亞也

元豐末神廟詔諸將人多零丁傲擾王土既擅其國則

彼用兵之際若旌強之屬豈無獨異其狀者宜募猛士

如能殺之或生捕得若有官生白衣別本生並作離並拜觀察

使不半載有神將彭孫者果臨陣躍入斬人多零丁以
其首獻詔拜彭孫觀察使於是鬼章之勢孤未幾亦生
得之熙河將神護生擒屬元祐初也遂以其事奏告裕
陵焉擒鬼章之功蓋多得一時名臣文士歌詠因大流
播然世獨不知斬人多零丁此青唐所以亾也

李丞相士美在北門與吾同班綴嘗言將聘大遼赴其
花燕時戎主坐御牀上後有烏熊皮蒙一物頗高大久
而似疲則以身倚之意其如古設展狀爾俄於烏皮間
時露一二人手足則罔測其故也及日晏時熟視雁里
雁里作

日晏時熱吳本作大宴乃見數番小兒在其中李為吾
時熱俱疑誤今從張本

言而每哂之吾即答曰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

武皇別本竝以黑氈覆七人以拜其上而歡居其一殆

亦是類乎別本竝罔然未識也

太上在政和初元時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尙書鄭居中
使遼人魯公時責居在錢塘聞而密止上則無及當是
時上密報魯公則已有覘國之意矣北伐蓋自是而始
俄其國亂有董龍兒者乘亂舉兵擊斬牛欄寨之神將
且函其首來於是天意盛欲興師賴魯公力請而格時

政和已六年矣得浮沈逮宣和初事益迫晉公語泄為伯氏得而愬諸上遂罷魯公相乃大鳩兵又將命元帥內外為大懼師垂起而狂寇方臘者作連陷二浙數郡適得傾兵旅厘克殄平上心亦深悔此舉因而罷海上結約會童貫平方寇既歸與王丞相黼生隙黼大懼既患矢遂媚貫奮當北伐事張本當作起宣和四年夏不謀於眾兵乃遽起魯公時已退休亟請對具為上言句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於是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寧自甘閒退今臣子行誠無以曉天下願

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臣請效括母及語伯氏張本

云臣請效括母之語

吾將哭師也及後燕山告功魯公

以表賀上其末云臣慮終而不慮始知守而不知通有覲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時喜見顏色曰太師能自直守如此因以殺核酒醴頒資甚寵俾公慶伯氏之歸也及後北方寒盟上為大懼宦者梁師成自抱前後結約文牘於上前上顧師成曰北事之起他人皆誤我獨太師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須問他否師成追上耳密奏久之上遂默然而止嗚呼使羣小人不阿罔則宗國豈

至是故世但知魯公之不主北伐人或傳公之詩有百
年信誓之句且未得其始末故書其略他盡見吾頃著

北征紀實二卷案北征紀實具載徐
夢莘三朝北盟彙編

宣和歲壬寅北伐事興夏五月出師是日白虹貫日

貫行而牙旗折五月五月二
字似衍伯氏繼之兵引去纔

所謂宜撫使招旗二別本招
並作認為執旗者懷而逃去皆不

獲又二帥既在雄州地大震已天關地軸出見於廳事

上龜大如錢蛇猶朱漆相逐而行二帥再拜納諸大銀

奩而置城北樓真武祠中翌日視之天關地軸俱亾矣

別本亾
並作死識者咸知其不祥

靖康未敵騎再犯闕下粘罕一軍始至河陽河陽守臣

遁去而河陽潰中原人多亾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

河皆可涉也敵逐北而追之別本逐北
並作逐此皆若導之而過

河焉吾得於避敵之親嘗者大河自古未始可涉獨後

魏介朱兆自富平津亦涉渡而襲淮大抵患在計臣之

左謀張本左
作無而俾小人因得歸之於數別本並作
歸於時數寧不

痛哉

南俗尚鬼吳本南
作蠻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

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廟人謂其廟甚神靈武襄遽為駐

節而禱之焉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

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或諫止一

儻不如意吳本云左右或諫止之張本恐沮師武襄不

聽萬眾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面矣案雁里及吳本

俱作盡紅矣今從張本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

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

籠覆手自封焉曰苟凱歸吳本尚當償謝神始贖取錢

其後破崑崙關敗賀正平崑管及師還如言贖取錢吳本

如言與羣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別本面詔

封廟曰靈順吾道過時夢甚異又得是事於其父老云

熙寧十年交趾無故犯鄙案東都事略事在熙寧八年

禁交趾與州縣貿易乃謀入寇遂并陷欽廉邕三郡多殺人民係虜其

子女朝廷為赫怒出大師行討之時將遣內侍李憲行

王舒公介甫力爭其不可乃止而介甫亦罷矣於是吳

丞相充王岐公珪皆以次當國命帥郭宣徽逵而副以

文臣趙禹征馬合西北銳旅暨江淮將士多至十餘萬

輜重轉輸不在數也數字據張本增入及入蠻境先鋒將苗履

燕達案東都事略作燕達徑度富良江一擊散走其賊衆擒偽太

子佛牙將進破其國矣達聞而怒亟追還之欲斬二驍

將於燕下賴高救免因屯師於蠻地不戰者六十餘日

大為交人慢侮達第遜辭僅取其要領且納賂得還報

中原人不習水土加時熱疫大起於是十萬大師瘴厲

腹疾死者八九既上聞神廟大不樂命窮治厥繇久之

乃得吳丞相與達書劄曰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為佳

張本經作持蓋達承望丞相風指因致坐斃事未竟會吳丞

相以疾薨於位得不治其後幾三十年當大觀之初吳

丞相之二孫曰儲曰侔者以同妖人張懷素有異謀皆

賜死一時識者咸謂安南之役天之所報云嗚呼執事

之人主國家謀議者可不慎哉可不戒

章丞相惇性豪邁頗傲物在相位數以道服接賓客自

入座而下多不平之然獨見魯公則否張本云則不爾而魯公

時在翰院為承旨別本無而字亦自負章之不能以氣凌公

也一日詣丞相府故事宰執出政事堂

侍從官在客次而大臣者既捨轡即不還家徑從園事

所而下以延客及是章丞相反不揖客行入舍視其公

裳特易以道服而後出魯公方趨上適見之別本適下
則亟索去於是章丞相作慚灼然而語公曰是必以衣
服故得罪矣然願少留公曰某待罪禁林實天子私人
非公僚佐藉人微顧不辱公平乎遂起欲行去章以手掠
公別本掠目使留致懇到會薦湯而從者以騎至故公
得而拂衷別本茲因臥家具章白其事且以辱朝廷而
待罪焉哲廟覽公奏深多公之得體亟詔釋之因有旨
宰臣章惇贖銅七斤仍命立法以戒後來自是魯公終
章丞相之在相位而不以私見也噫前朝侍從臣卓爾

風立迺如此後來罕見之

元祐末宣仁高后崩是歲即改元紹聖哲廟既親政首
拜章丞相停右僕射故事拜相遣御藥院內侍一員齎
詔宣押赴闕章丞相後見魯公論宜召事因曰大有破
除也蓋前朝召大臣如齋詔內侍過所歷郡縣凡土產
名物大臣必以書遺之號書送者次第至闕乃止獨章
丞相能知此故事也其後魯公自錢塘復太師而召
上曰御藥院皆老班懼溷擾卿特選命四方館使童敏
履里本作童使敏使字疑因上館此朕親信俾齋詔仍
使字而衍耳別本竝無今從之

以御筆手書十幅示意魯公不得力辭時公遂遵書送
故事亦稍厭勞費笑謂吾曰賴吾得章丞相語尚有此
後人疑不復知前輩故事矣

上清儲祥宮者乃太宗出藩邸時藝祖所錫予而建也
中遭焚燬神廟時召方士募人將成之未就及宣仁高
后垂簾乃損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詔東坡公爲之記而
哲廟自爲書其額後泰陵親政元祐用事臣得罪遂毀
其碑又改命魯公改更其辭魯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
也於是天子俾置局於宮中上璫數人共主 尹號諸

司者凡三日一赴局則供張甚盛肴核備水陸陳列諸
香藥珍物公食罷輒書丹於石者數十字則止必有御
香灑灑上尊椽燭珍珠隨錫以歸凡百餘日碑成既出
而金填其字人因爭取之一本售五千焉得數百本分
賜羣臣餘詔藏之禁中吾嘗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爲
學士時鈔國史仁廟命賜黃封酒鳳團茶等後入二府
猶賜不絕國家待遇儒臣類如此

大觀之前吾竹馬歲與羣兒戲適道文太師韓侍中語
纔一語吐別本竝無則翁姥長者輩別本姥竝作老必變色以

戒曰小後生不得亂道當是時去二公薨已數十年猶凜凜然尊嚴使人尚敬之若神豈非朝廷崇養其望至是蓋不若是無以表天下一其信從者其祖宗之深慮也及後所謂大臣國事既不克自重時吾已識事矣則但觀朝野日鶩黨仇更相反覆於是士大夫進退之間猶驅馬牛不翅若使優兒街子動得以指訕之曾不足以備緩急私竊謂官貌重輕而然別本末竝有乎字宰相堂食必一吏味味呼其名聽索而後供此禮節獨菜羹以其音頗類魯公姓諱故迴避而曰羹菜至今

為故事

國朝禮大臣故事亦與唐五季相踵宰相遇誕日必差官具口宣押賜禮物其中有塗金鐫花銀盆四此盛禮也獨文潞公自慶歷八年入拜厥後至紹聖歲丁丑凡五十年所謂閒鍍銀花銀盆固在閒字疑誤遇其慶誕必羅列百數於座右以侈君賜當時衣冠傳以為盛事國朝之制待制中書舍人以上皆坐狨雜學士以上遇禁烟節至清明日則賜新火往往謂之快行家者味爽多就執政侍從之門茶肆民舍取火熬燭執之以燒纜

未及寸殊有權也吾家隆盛時出則聯騎列十三狻座
遇清明得新火者九枝門戶被天遇殊絕政和初至尊
始踵唐德宗呼陸贄為陸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是後
兄弟盡蒙用家人禮而以行次呼之別本竝無之字至於嬪嬙
宦寺亦從天子稱之以為常也目仲兄則曰十哥季兄
則曰十一吾亦荷上聖呼之為十三而內人又皆見謂
蔡家讀書底嗚呼無以報稱且奈何

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莫知所繇來嚮非城西索水
之北有新築堤初架水之通宮苑者別本架竝作界偶橫阻得

且止微此一夕灌城悉為魚鼈矣時給事中許翰崧老

語魯公頃熒惑入天江有謝中美者謂後三年都邑必

大水今驗矣案文獻通考云政和六年七月乙未熒惑犯天江主旱今謝云主大水占驗不同如此

此魯公因語吾使訪其人且久一日原廟屬行香吾適

待罪從班而待制綴行政在百寮前略相近張本相作且有

左司郎官李璆西美儻進吾後謂吾曰曩求謝中美不

得此其人也吾領之班退亟邀謝中美歸舍焉當是時

世事亦可慮狂矣每私憂過計得見中美喜因其商摧

天官事中美自謂繇唐以來治天官六世矣六世外不

可得而推其家學大抵本太史公天官書而占以洪範
太史公天官書者譬世六經視他天文猶百家耳款叩
申美中美曰他占類不足道獨大觀四年彗星逆行從
閣道入紫宮再歸帝座此可長者吾問占驗果若何則
曰彷彿漢中平末也即呼書吏開櫃取東漢志來因共
視之見殺宦者易宏農及獻帝流離事吾大駭懼中美
則以手摩拂書冊而言不必盡然要槩似之又問其期
曰壬寅時辛丑春也吾更汗懼及壬寅不驗則曰當在
乙巳後乙巳遂驗云又當癸卯歲中美監染院罷詣部

授資州一旦之任執手言別曰願公自愛天下將亂矣

獨蜀中良後甚足終我之殘齡焉未幾金人果寒盟有

詔內禪靖康初兵民殺內侍其後兩宮北狩僭偽出天

下亂吳本無僭偽出三字亂上有大字於是新天子中興江左四川獨

帖秦當中興睢陽時許翰崧老者適拜副樞而吾貶萬

里外聞之謂翰必能薦召中美為中興用矣吾嘗有所

聞嘗似宜作當吳本云吾嘗聞九誤中興之八載有劉公寶學子羽來

自川陝佐宣撫使得罪與吾同處博白始能道中美既

罷資州厥後死矣亟問其子弟劉公曰無兒其書亦不

傳焉今世略得其緒餘者獨襄陵許翰崧老次其履則吾也惜哉

崇寧間九重一夕有偷兒入內中繇寢殿北過後殿而

西南別本並無而字歷諸嬪御閣又南直崇恩太后宮而出始

曉覺之有司罔測時魯公當國曰可捕治搭材士儀鸞

司有逃逸者乎有司曰是夕儀鸞司獨單和者逃魯公

亟捕單和來凡三日得於雍丘自肩至踵皆金器也鞫

得其繇蓋和善飛梯為儀鸞司第一手常經入禁闥供

奉頗知曲折是夕用繩繫橫木號軟梯案此條疑未完

此同涉園張氏本有而又二字亦後人所增也

鐵圍山叢談卷第二

鐵圍山叢談卷第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百衲居士 蔡 條

孟翊有古學而精於易魯公重之用為學官嘗謂公言
 本朝火德應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變
 世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不可忽魯公聞而不樂屢
 止俾勿狂吳本云大觀二年夏五月天子視朔於文德
 殿百寮班欲退翊於羣班中出一軸所畫卦象赤白解
 釋如平時言以笏張圖內唐突以獻上亦不樂編管遠
 方而翊死明年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時事稍稍更易當

是時人疑為翊之言頗驗其後十七年金人始塞盟十八年乃有中興事

太上皇帝端邸時多徵兆心獨自負一日呼直省官者謂之曰汝於大相國寺遲其開寺時持我命八字往即詣卦肆徧問以吉凶來第言汝命勿謂我也直省官如言至歷就諸肆問禍福大抵常談盡不合未見一人窮悴藍纓坐諸肆後試訪曰浙人陳彥也直省官笑之卽勉又出年命以示彥彥曰必非汝命此天子命也直省官大駭狼狽走歸不敢泄翌日還白端王王默然因又

戒訪

句誤別本竝作因又致飭

汝遲開寺宜再一往見第言我命不

必更隱於是直省官乃復見彥具爲彥言彥復咨嗟久之卽藉語願直省官曰汝歸可白王王天子命也願自愛踰年太上皇帝卽位彥亦遭遇後官至節度使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亾至一切聽之反棄夫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歷之丁亥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

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
大觀初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
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
子焉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
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聽其所欲爲鬪雞
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七八別本茲無七字當春末塙妓多
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
忽駭入波中水浸而死

蜀人謝石宣和歲壬寅到輦下以術得名善相字使人

書一字卽知人之用意以卜吉凶其應如響遂得榮顯
時宣和七年亟求歸蹄別語吾曰石受恩者至今以武
弁獲美官猶衣錦念無以報公德惟有相字之術誠無
人獨可以傳公公其受之時吾得罪僂蹇自揣決不能
慎口誨果更資以吉凶他術誨果疑悔過之說是益取禍故謝
之不肯聽石石又語吾曰別本茲作不肯聽後又語吾曰自是天下其
亂矣獨蜀猶尚在二十年外則不知也是時語公期蜀
中相見吾更默不敢荅未幾流貶俄中原傾覆吳本俄作頃
後二十有一年吾在鐵城因故人有帥成都者得寓書

遂與石通寒温則二十年外期相見者如是乎然巧發
 奇中殊有懽故特疏其二三事於後始石居市邸人有
 失金帶者書一庚字以問石石曰汝有所失乎必金帶
 也然我知其人三日內始出別本始果如期出魯公知
 而召之焉書一公字石曰公師位極人臣福壽若此不
 必問所問吉凶別本並作必但表某微術者公師當少
 年時嘗更名爾魯公笑而領之吾最晚生蓋不知此然
 雖伯氏樞府為長且亦不知也太上皇間而密俾之嘗
 為書一朝字命示之吳本云太上皇間而密使人書一朝字命示之石曰此非

人臣也我見其人則言事詢何自知石曰大家天寧節
 以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日也豈非至尊乎上喜
 乃召見石有問輒中且令中官索東宮書一字來乃以
 太字進又問石石曰此天子也左右為大懼上詢謂何
 石曰太字點微橫此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諸上豈非天
 字耶上以金帶賜之後聞石貶官在成都時國步艱難
 詔天下科舉分路類試而四川士子萃於錦官石曰我
 能知蜀中魁也有亦知試題於是儒生之好事者眾醵
 金錢若干俾石書所試題又書上七人科第名氏其緘

識之及榜出取所書開視無一不驗大凡石能道人胸
腹閒意所求望與人決禍福吉凶加勸戒以道理縱橫
罔測今歲益久矣不知其存亡

元豐末叔父文正知貢舉時以開寶寺為試場方考一

夕寺火大發魯公以待制為天府尹夜率有司趨拯焉

寺屋皆雄壯別本皆為作既而人力有不能施穴寺廡大墻而

後文正公始得出試官與執事者多焚而死案文獻通考云點檢

試卷官翟曼陳方馬希孟焚死吏卒死者十四人於是都人上下唱言燒得狀

元焦及再命試其殿魁果無蹈也別本並作焦

政和末王安中驟遷中書舍人往謝鄭丞相居中謂曰
君作紫微舍人首草者何人詞耶安中荅適一番官誥
命爾鄭丞相曰若爾君必入政府居中間前輩言入紫
微為舍人首草番官誥詞者號利市必預政柄居中當
時亦是蓋數已驗君其八二府乎後果然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為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時
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師果
下建鄴及政和之未復為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
然吾心獨甚惡之未幾金人寒盟吳本寒作敗豈亦逼迫之

兆乎

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士者必錫以塗金銀牌上
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為外飾或被異寵又得金牌焉及後金人之變羣酋長別本並作州郡酋長皆佩金銀牌為兵號始悟前兆何不祥也

洛陽古都素號多怪宣和間忽有異物如人而黑遇暮夜輒出犯人相傳謂掠食人家小兒且喜鬻人也於是家家持杖待之雖盛暑不敢啓戶出寢吳本無出字號曰黑

漢繇是亦多有偷盜姦詐而為非者踰歲乃止此五行志所謂黑眚者是也不數年金國寒盟遂有中土兩都皆覆

靖康改元春正月敵騎始犯闕王黼乃得罪取道繇咸

平縣此句上下有脫文案東都事略云時不欲殺大臣

而使若賊殘之者及中興之後偽楚張邦昌先黜居長

沙後以罪賜自盡焉黼死於輔故村東都事略作輔固村邦昌死

於平楚門下官舍

偽楚張邦昌始為中書舍人夢乘太上輦擁儀從出兩

山閒居輦上回視見二馬逐其後能記其毛色也後自
 燕山來受偽封冊乃籍乘輿服御回顧二馬則如夢偽
 齊劉豫者為小官時夢至闕里拜仲尼仲尼輒荅其拜
 又嘗夢拜釋氏為之起因獨自負遂果於僭吳本於然
 二者皆不克終也知夢兆胥蠻世或有之至吉凶則繇
 乎人是以君子獨能守其正而獲其休矣此昔人所以
 不貴乎微夢吾得之邦昌之二姪豫之鄉人王寺丞忠
 臣云案墳川吳氏涉園張氏兩家鈔本第
 二卷俱終於此條入後始為第三卷
 趙安定王普佐藝祖以指讓得天下平僭亂大一統當

其為相時每朝廷遇一大事定大議纔歸第則亟閉戶
 自啓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其家人莫測也
 及翌旦出則是事必決矣用是為常故世議疑有若子
 房解后黃石公事必得異書焉及後王薨家人始得開
 其篋而視之別本視
 茲作見則論語二十卷
 江南徐鉉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為州刺史開性
 豪橫稍不禮鉉一日太宗聞開喜生膾人肝且多不法
 謂尚仍五季亂習怒甚命鄭文寶將漕陝部因以治開
 罪開得此大懼別本此字下
 茲有報字知文寶素師事鉉也遲文

寶垂至始求於鉉焉鉉曰彼昔為鉉門弟子張本鉉字下有也字

然時異事背弗能必其心如何敢力辭也於是開再拜

曰先生但賜之一言足矣毋卹其聽不鉉始諾之張本始作

始頃文寶以其徒持獄具來首不見開卽屏從者步趨

八巷詣鉉居以覲鉉吳本云以求覲無鉉字張本云以求覲鉉立於庭下鉉

徐出座上文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鉉乃邀

文寶上立談道舊者久之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

閑慢廢慢字疑衍吳本無後勿復來也文寶方力詢其所欲鉉

但曰柳開甚相畏爾文寶默然出則其事立散始吾待

罪輦下時於士大夫閒得此而為懣後又見陝右二三

賢者猶能道其事噫將歷二百年矣前輩敦尚風義凜

凜如許是宜不泯矣

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

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故也有士人吳本云

士人頗強記自負飲酒世尠雙乃求朝士之有聲價者藉

其書牘與先容一旦持謁張張得函啓緘喜曰君果多

聞耶又能敵吾飲吾老矣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吾也

遂命酒其酌三十餘杯士人者雄辨益風生而張略不

為動俄辭以醉張笑之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當
為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始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
吾衰病不如昔今所能記憶者獨在是君試自探一卷
表別本表吾為子誦焉士人曰諾即櫃中取視之偶儀
禮也以白張張又使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
張乃琅然誦之如流士人於是始駭服再拜端公真奇
人也吳本再拜下有日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
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

遂為西羌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焉朝廷深訝龐擅

興而詰責不已別本龐下並有龐既素重溫公之賢別

龐下並有公字終略勿自言別本並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

學士罷歸然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免嗚呼龐公

其真宰相上接古人千載之風矣

鄭尚明昂雁里本老先生也魯公甚聽愛坐漏吾狂妄

語獲具竟老死鄉井頃為吾言昔昭陵在位已三十餘

載時未有繼嗣而司馬溫公為并州通判乃上書力言

之朝廷不罪也又溫成張后當盛寵其叔父堯佐一日

除節度宣徽景靈三使而包孝肅公為中司吳本作中丞擊

焉其白簡雁里本闕二字原補若到駭人不忍聞

別本駭人下而昭陵容之也是以仁廟實錄史臣獨載

溫公書暨孝肅三章甚備故都邑諺謂人之不正者曰

汝司馬家耶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彈矣包彈之

語遂布天下人臣立節要使後世著聞若此始近諫諍

之風吾志吾老先生語而後每書諸紳也吳本云而後每書紳以誌

也

仁廟至和初暴得疾時皇嗣未建中外大恐及既康復

小大交章而仁廟慨然寤大臣於是共白天子以韓魏

公厚重可屬大事請召之除樞密使未幾富丞相丁內

艱魏公乃進獨當國因力請建立於是制詔以英宗自

團練使為皇子封鉅鹿郡公幾年仁廟登遐英宗即位

日吳本無日字以悲傷得疾國步方艱萬機懼曠而慈聖光

獻曹后因垂簾視事者久之魏公度上疾瘳矣時旱甚

迺援故事請天子以素仗出禱雨吳本仗作服當是時都人

爭矚目嚮呼大慰中外望魏公遂得藉是執奏旬歸政

天子后許矣未堅也一旦魏公襲詔書簾前曰皇太后

聖德光大頃許復辟今書詔在是請付外施行后未及

荅即顧左右曰撤簾后乃還宮時鄭公方為樞密班繼

執政而上吳本為將奏事則見簾已捲天子獨當宁殿

上矣既下而怒吳本云魏公曰非敢外富公也懼不合

則歸政未有期其後熙寧中魏公薨於鄉郡而鄭公不

弔祭識者以為盛德之歎

王舒公介甫被遇神廟方眷仗至深忽一旦為人發其

私書者別本並介甫慚於是旬罷累表不待報徑出東

水門中使宣押不復還矣神廟大不樂遂復聽其去然

重其操節且約再召期當是時既出挈其家且登舟吳本

無且而元澤為從者誤破其頰面瓦盆因復命市之則

亦一瓦盆也其父子無嗜欲自奉質素如此與段文昌

金蓮華濯足大異矣吾得之於魯公

王舒公介甫熙寧未復坐政事堂每語叔父文正公曰

天不生才且柰何是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作

屈指狀數之曰獨兒子也蓋謂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

賢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

沈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

則曰無矣當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隳云及魯公久

位公台厭機務勞自政和後蓋數悔歎吳本蓋亦患才

難網羅者未盡善常曰相門出將將門出相案似當云

將門出將別本我閱人多矣回敢不力且略無可繼我

者天下事將奈何既莫用為之計別本用至叩方土王

老志苦求人物老志因舉二人皆宰相也李森吳本

彌遜公大喜於是亟召用之張本亟又不慰公意是後

日掣其肘竟付仗失當俄羣小大用事公志益弗伸而

淪胥矣此吾備聆公語目其事亦傷哉

魯公號知人每語其人脩短大略多驗大觀初有詣都

省投牒訴改官者魯公召上聽事所曰別本並無所字

改官匪別本匪當別有驟進用徑八侍從行綴矣然

反覆不常惟畏慎作摸稜態過當卒致身輔相吾笑之

而魯公不以為憾吳本迺偽楚也

魯公以崇寧五年罷相印歸時國柄獨劉公路達主之

達為申書侍郎故也別本並未幾魯公復相而達被黜

時堂中諸夷咸祖於門吳本作國達曰諸君何患達年

未五十大師六十歲人矣俄而達物故魯公復相每歎

息常訓吾曰

吳本每常二字互轉

達白骨已久而我猶享榮祿人

之用心宜不當爾可不戒哉

案徽宗即位建言者以元符末復元祐黨人太優朝

廷再籍之而頗有闕略者御史中丞錢遜論黨人疑有姦下兩省議時劉逵為給事中獨以適言為非及蔡京罷相達上國柄於是言者論達謂其未開抵壘盡取崇寧以來繼述緝熙美意良法而盡廢之遂罷知亳州見於史冊者如是是達固賢者也太師六十歲之言容或有之蓋惡欲其死亦常人之情耳且姦凶如京幸而早世即為國家之福達之言又寧知不出於愛國之忱乎

呂司空公著生重牙

別本茲云平生重才

亦異常人也當元祐平

章軍國重事時魯公以待制從外鎮罷

張本外作節

召過闕

吳本云時魯公以待制奉召過闕

呂司空邀魯公請東府列諸子侍其

右而謂魯公曰蔡君公著聞人多矣無如蔡君者則以

手自撫其座曰君他日必據此座願以子孫託也魯公

後每謂吾言惜以黨錮事愧不能力副其意者吾且謂

人之不知也及在博白一日呂公之孫切問來因為道

是而切問曰頃魯公居從班時

吳本從作崇

祭司空公文蓋

備之矣於是相與得申其契好噫前輩識鑒類多如此

案呂氏兩世相業門闕昌大何至預以子孫託人且重以公著之賢而其子希哲希績希純異時歷官皆有賢聲知子莫若父公著寧不知之而必京之託乎且自章惇為相公著既削謫貶官矣迨京擅國復指為姦黨首惡置元祐黨籍刻石殿庭若惟恐其罪之不著於天下者受人之託報之固當如是乎欲蓋其父之惡而不恤

誣譏賢者以欺後世
條真小人之尤哉

魯公字量邁古人張本邁作過吳本云字量過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初

上已錫輔臣侍從宴故事公裳簪御花早集竟時有旨

宣侍臣以新龍舟吳本云宣侍臣以龍舟中空一字或補玩字愚案雁里及張本新字似

衍文吳本玩字似校者以意增入耳而龍舟既就岸於是侍臣以次登舟

吳本無而龍舟既就岸於是八字似亦校者節刪至魯公適前而龍舟忽遠開

去勢大且不可回魯公遂墮於金明池吳本無魯公字萬眾誼

駭倉卒雁里本倉卒作卒伯張本作字伯今從吳本召善泅水者別本竝無水字未

及用而魯公自出水吳本無魯字得浮木而憑之矣吳本無而字矣

字宛若神助既得濟岸入次舍吳本無此七字方一身淋漓蔣

公穎叔之奇唁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魯公顏色不

吳本無猶拍手大笑荅曰幾同浴浦之遊吳本無猶字荅字

一時服公之偉度也公時為翰林學士承旨蔣時為翰

林學士云吳本無末二語

魯公拜維垣吳本作太師親客來賀公略無得色別本作德色非且

笑語猶常時因語客曰某仕宦已久皆悉之矣今位極

人臣則亦可人所謂骰子選爾人閒榮辱顧何足算骰

子選者蓋自公始為太廟齋郎張本蓋自公始為作蓋公始自為登上

第調錢塘縣尉綿歷內外而後至太師也張本無後字足見公之度

頃客為吾言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

舍主人風神甚遠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之曰諸君

何事挈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

眾爭為言於是主人者嗟惻久之曰我父乃仁宗朝人

也吳本宗作廟自嘉祐末既卜是居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

知有熙寧號他則不審原本竝作他則不嘗雁里本或校改作審從之校今為

不何年矣客又告以本朝傳敘紀年次第吳本云客為傳敘紀年次

第主人但領而留數日吳本領下有之字無而字伺知賊退乃出山

散去吳本止此無下云云數行吾聞客言胸次為豁如者經夕且此

山中主人定不知世間有熙豐元祐是非矣嘗謂吾之

罪咎深有愧乎士大夫然士大夫者似亦愧我山中主

人因作順昌山中主人說

大觀末魯公責宮祠歸浙右吾侍公舟行一日初開

湖睹漁艇往還上下魯公命吾呼一艇來戲售魚可

二十盞小文勿齊問其直曰三十金也張本凡金字俱改作錢案

後云竟還一錢而七二本同吾使左右如數以金界之

焉去來未幾來字疑衍忽遙見漿艇甚急飛趁大舟

吳本無吾與公咸愕然謂此必得大魚乎將喜而復來

耶頃已及則曰始貨其魚別本其約三十金也今乃多

其一別本並用是來歸爾魯公笑而卻之再三不可竟

還一錢而後去別本並吾時年十四矣白魯公此豈非

隱者耶公曰江湖閒人不近市廛者類如此吾每以思

之張本無今人被朱紫多道先王法言號士君子又從

騶哄坐堂上曰貴人及一觸利害校秋毫則其所守未

必能盡附新開湖漁人也故書

劉尚書賡法家也崇寧閒為大司寇吳本作一口來詣

府見魯公公時在便坐與魏先生漢津對因廷劉尚

施公裳張本施作池即燕坐焉吳本云因延劉尚書

立不甯就位吳本責魯公曰司空僕射實百僚之

也奈何與黥卒坐對賡竊不取願退魯公大笑亟

揖漢津曰吳本亟先生可歸矣吳本無自是劉公不敢

與漢津竝見吳本敢作甯漢津鑄九鼎作大晟上甚禮

聽之吳本無漢津當是時侍從之臣猶彊正吳本作而

宰輔之臣能涵容風俗如此乎吳本無此吾親見也吳

云吾猶親見也

林中書彥振摠案摠福州長樂人亦蔡京死黨也氣宇軒昂有王陵之

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

坐上時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

吳本注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

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嚮彥

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勿顧悉命殺之迄無

他及宣和歲庚子魯公以弗合罷而北征將興吳本無此五字

上積聞摠殺狐并使北二事乃召之守北門將付以北

伐事為黼沮罷遂落節鉞而歸使北者始聖旨與遼人

聘問往來北使至我則閣門吏必詣都亭驛俾使習其

儀吳本無其字翌日乃引見懼使鄙不能乎朝故也吳本無乎字

及我使至彼則亦有閣門吏來但說儀而已不必習而

見摠時奉使至北而北主已驕縱吳本而作時則必欲令我

亦習其儀也摠不從因力强不可案東都事略北主欲為夏人求復進築城

若摠力折之主不勝其忿既還館給以宣旨使降階於跪受實以國書授之摠引故事不從云云與此小異於

是大怒絕不與飲食我雖汲張本我下亦為北以不潔

汚其井一旦又出兵刃擁摠出從者泣摠亦不為動既

出即郊野乃視攄以虎圈命觀虎而已且謂何如攄瞋
目視之曰此特吾南朝之狗爾何足畏別本竝作何足畏人北素
諱狗呼聞之氣阻攄竟不屈還

蔣八座猷賢者也嘗為中司有端直聲政和初上齎魯

公以女樂二八別本竝作二人蔣公曰唐李晟馬燧用武夫要

寵私晉魏絳實陪卿吳本作臣以和戎得金石公今出大儒

張本公今作今公吳本云公當今大儒蓋自周公吳本無此句制禮作樂方致

太平不應下同此輩宜塞其漸願公力辭焉魯公大喜
之然不克用及政和末伯氏既聯姻戚里後大闢第開

河路作複道以通宮禁蔣時與吾俱在書局數大蹙額

而嘻吾曰約之案約之條字也見墨莊漫錄奈何公家而吾言不克

用徒以狂妄幾死而已禍亂後痛始定每懷蔣八座語

君子哉案廣川吳氏涉園張氏鈔本第三卷竝終於此條入後為第四卷

范元實温吾所畏友然不護細行吾以時士議勉之元

實怒曰我不解今時士大夫不使人明自張膽直道而

行率要作匿情詭行似王莽日事沽弔是誰倡此豈世

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嘗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之

末流元實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瓦解異乎今日魚爛

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歎數謂吾曰今復得陳
瓘劉器之來意若可救藥乎吾語元實元實大喜語吾
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內乃公之福第恐難得好
湯使多嚙不下爾元實亟持其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
皆下世元實亦為其寵妾紅鸞所困俄得傷寒不數日
殂可傷哉書此俾世知時不乏人

伯父君謨號美髯鬚吳本無號字仁宗一日屬清閒之燕偶

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
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

安遂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意吳本作有心相去適有閒

凡事如此

童貫彪形燕領亦略有髭瞻視炯炯不類宦人項下一

片皮吳本無一字骨如鐵吳本云其骨如鐵王黼美風姿吳本風作丰極

便辟面如傅粉然鬚髮別本並作鬚髮與目中精色盡金黃張

口能自納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識黼於未得志時魯

公獨忽之後常有愧色於吾黼始因何丞相執中進後

改事鄭丞相居中然黼首恃與援父事宦者梁師成蓋

已不能過吳本有也字

翟參政公巽汝文有文名對人辭語華暢吳本作宣暢雖談

笑歷歷皆可聽然不妄吐也吳本無此句政和閒為給事中

每見殿庭宣贊稱不要拜上殿祇候必咄咄曰不要拜

此何等語旁問之君俾為何言乎公巽曰宣贊有旨勿

拜吳本宣作當時蔡安世靖陳應賢邦光同在門下外省吳本

無外安世位公巽之上而應賢坐其下每相與談論二

人必交關之一日辭屈於是歎曰嗟乎遂厄於陳蔡之

閒

范温元實議論卓爾過人當宣和初嘗為吾言孫皓曰

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武

帝之及陳後主上隋文帝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

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且一種降王張本云蓋同一種降

王就中後主真駑才

外兄徐若谷字應叟賢德君子也常以吾清濁太分是

非大明為戒嘗論古人若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號為

長者至於對人作青白眼則更甚於臧否吾服其語

鹿谿生黃沈欽人也從學陳瑩中直文字固不凡

與吾談經每歎今時為春秋者不探聖人之志吳本作旨但

計數其後

張本後上有先字

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

會計書甲子者若干書侵書戰者為幾皆繇漢二劉唐

武平一啓其端是猶世愚者皆學佛而誦金剛經纂吾

未曉追問之則曰有一十三

張本云有

恒河沙三十八

何以故

國朝實錄諸史凡書事皆備春秋之義隱而顯若至貴

者以不善終則多曰無疾而崩

崩似當作薨三本並同始仍之

大臣親

王則曰暴卒或云暴疾卒無疾者

雁里及張本並作如以疾者今從吳本

李穀是也暴疾卒如魏王德昭是也大凡前書不若後

書前書猶庶幾至後書生紛競更易

吳本生作多

則益闕疎

難取信矣

吳本無闕疎二字

江漢字朝宗有宋史學惜乎猥以長短句辱其名也嘗

與吾論史家流學當取古人用意處便見調度太史公

曰投機之會閒不容秒忽班孟堅曰投機之會閒不容

髮至宋景文又曰投機之會閒不容穉

王性之銓博洽士也嘗語吾宋景文公作唐書尚才語

遂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張漢陽傳前史載武

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好漢顧是語雖勿文寧不見當

時吐辭有英氣耶景文則易之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此固雅馴矣然失其所謂英氣者吾不能答

王元澤奉詔脩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蓋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於其子也別本子並誤作手吾後見魯公

與文正公二父相與談往事則每云詩書蓋多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及政和時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居檢校庫而吳氏者王丞相之媼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命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跡猶斜風

細雨誠介甫親書而後知二父之談信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閒供奉九重嘗為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瀕湧俄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為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五季文章趣卑陋甚矣吳本無趣字張本作旨趣然當時諸僭偽其國頗亦有人別本並無其字吾頃遊博白之宴石山號普光禪

寺者為屋數椽而已其山迴絕洞穴奇怪得一碑乃偽
漢時人為寺記特喜其兩語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熙寧初王丞相介甫既當軸處中而神廟方赫然雁里本脫

赫字吳本無赫然二字今從張本一切委聽號令驟出但於人情適有

所離合吳本云於人於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陳其不可

且多被黜降吳本無且字後來者乃寢結其舌矣當是時以

君相之威權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

爾丁仙現時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適一

行必因燕設於戲場中迺便作為嘲諷別本並無迺字肆其誚

雖輒有為人笑傳吳本無有字介甫不堪然無如之何也因

必欲斬之神廟乃密詔二王取丁仙現匿諸王

者神廟之兩愛弟也別本並無兩字故一時諺語有臺

官不伶官

熙寧間東平有名上王景亮者喜名貌人後反為人號

作豬鬣關世謂鄆有豬鬣關繇此始繼有不肖者乃更

從而和之日久為人號豬鬣關大使案此句似當云又為人號曰豬鬣關

大亦各有寮吏之目呂升卿者形貌短劣談論好舉臂

指畫奉使過東平遂被目為說法馬留厥後相去將三

十餘年王大粹覲以給事中出守東平乃被目為香根
圓者蓋謂不能害人且不治病也凡輕薄類此昔魯公
以元祐時亦帥鄆到郡大會賓客把酒當廣坐謂之曰
聞公號豬鬣關凡人物皆有所雌黃某下車來未幾然
敢問其目其人曰已得之矣眾皆為懼公喜且笑而逼
之則曰相公璞也

東坡公元祐時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
目殆徧也獨於司馬温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
論免役差役利害張本差役偶不合同吳本無及歸舍

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崇寧初建三衛府多大臣與黜戚子弟一日眾坐共談

西漢事有雋不疑者其人曰彼何故不來見大臣於是

一時大傳為口實然不至是此特王輔道案輕薄造以

為笑案有逸才時為三衛中郎後遭極刑案案紹之子

崇寧中有一名士過浙右姑蘇有州將夙戒嘗河鮑者

士人甚懼預語其家人我聞河鮑有大毒中之必殺人

今州將鼎貴且厚遇別本竝逆之必不可為之奈何儻

一中毒是獨有人屎可救解汝輩當志吾言也及就之

設

西知不足齋叢書

主人愧艱而謝客曰且力求酒鮑反不得吳本云不可得張本云乃

不幸賞其責吳本作罪願張飲以歡別本竝無張字坐客於是咸

為之竟醉士人者歸沈頓略不省人事因大吐其家人

環之爭號謂果中毒矣夜走取人穢亟投以水絞取而

灌之焉輒復吐則又灌不已舉室伺守天始曉酒醒能

語言始語不得河鮑則已弗及

鐵園山叢談卷第三

